

早夾

茅盾著

[illegible]

夜 子

版初月一年二十二國民
版八十月四年六十三國民
元五幣國價定冊每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著 作 者
開 明 書 店	代 表 人 開 明 書 店 范 洗 人	茅 盾

印 鈐 准 不 * 權 作 著 有

(276 P.) T

夜

大漢說：

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，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，怪癢癢的。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，輕輕地，悄悄地，向西流。黃浦的夕潮不知怎樣的已經漲上了，現在沿這蘇州河兩岸的各色船隻都浮得高高地，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。風吹來外灘公園裏的音樂，卻只有那妙爆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，也最叫人心興奮。幕靄挾着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，電車駛過時，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。從橋上向東望，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，蹲在暝色中，閃着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。向西望，叫人猛一驚的，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 *Neon* 電管廣告，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：Light, Heat, Power!

這時候——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，有三輛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鐵龍汽車像閃電一般駛過了外白渡橋，向西轉灣，一直沿北蘇州路去了。

過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總商會以西的一段，俗名喚作「鐵馬路」，是行駛內河的小火輪的彙集處。那三輛汽車到這裏就減低了速率。第一輛車的開車人輕聲地對坐在他旁邊的一身黑拷綢衣褲的彪形

「老關是戴生昌罷？」

「可不是！怎樣你倒忘了？您準是給那隻爛污貨迷昏了啦！回頭——看！一頓摸！」

老關也是輕聲說，露出一口好像連鐵梗都咬得斷似的大牙齒。他是保鏢的。此時汽車戛然而止，老關忙即跳下車去，摸摸腰間的勃郎寧，又向四下裏瞥了一眼，就過去開了車門，威風凜凜地站在旁邊。車廂裏先探出一個頭來，紫醬色的一張方臉，濃眉毛，圓眼睛，臉上有許多小疤。看見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門上正有「戴生昌輪船局」六個大字，這人也就不跳下車來，一直走進輪船局去。老關緊跟在後面。

「雲飛輪船快到了麼？」

紫醬臉的人傲然問，聲音是宏亮而清晰；他大概有四十歲了，身材魁梧，舉止威嚴，一望而知是頗指氣使慣了的「大亨」。他的話還沒完，坐在那裏的輪船局辦事員霍地一齊站了起來，內中有一個瘦長子堆起滿臉的笑容搶上一步，恭恭敬敬回答：

「快了，快了！三老爺，請坐一會兒罷。——倒茶來。」

瘦長子一面說，一面就拉過一把椅子來放在三老爺的背後。三老爺臉上的肌肉一動，似乎是微笑，對那個瘦長子瞥了一眼，就望着門外。這時三老爺的車子已經開過去了，第二輛汽車補了缺，從車廂裏下來一男一女，也進來了。男的是五短身材，微胖，滿面和氣的一張白臉。女的卻高得多，也是方臉，和三老爺有幾分相像，但頗白嫩光澤。兩個都是四十開外的年紀了，但女的因為裝飾入時，看來至多不過三十左右。男的

先開口：

「蘇甫，就在這裏等候麼？」

紫醬色臉的蘇甫還沒回答，輪船局的那個瘦長子早又陪笑說：

「不錯，不錯，姑老爺已經聽得拉過回聲。我派了人在那裏看守，專等船靠了碼頭，就進來報告。頂多再等五分鐘，五分鐘。」

「呀，福生，你還在這裏麼？做生意要有長性。老太爺向來說你肯學好，你有幾年不見老太爺罷？」

「上月回鄉去，還到老太爺那裏請安。——姑太太請坐罷。」

叫做福生的那個瘦長男子聽得姑太太稱讚他，快活得什麼似的，一面急口回答，一面轉身又拖了兩把椅子來放在姑老爺和姑太太的背後，又是獻茶，又是敬煙。他是蘇甫三老爺家裏一個老僕的兒子，從小就伶俐，所以蘇甫的父親——吳老太爺特囑蘇甫安插他到這戴生昌輪船局。但是蘇甫他們三位且先坐下，眼睛都看着門外。門口馬路上也有一個彪形大漢站着，背向着門，不住地左顧右盼。這位是姑老爺杜竹齋隨身帶的保鏢。

杜姑太太輕聲鬆一口氣，先坐了，擎一塊印花小絲巾，在嘴脣上抹了幾下，回頭對蘇甫說：

「三弟，去年我和竹齋回鄉去掃墓，也坐這雲飛船，是一條快船。單趟直放，不過半天多，就到了；就是頭得利害。骨頭痛。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。他那半肢瘋，半個身子簡直不能動。竹齋，去年我們看見爸爸坐久

了，就說頭暈——」

姑太太說到這裏，頓，輕輕吁了一口氣，眼圈兒也像有點紅了。她正想接下去說，猛的一聲汽笛從外面飛來，接着一個人跑進來喊道：

「雲飛靠了碼頭了！」

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來，手扶着杜竹齋的肩膀。那時福生已經飛步搶出去，一面走，一面扭轉頭，朝後面說：

「三老爺，姑老爺，姑太太，不忙，等我先去招呼好了，再出來！」

輪船局裏其他的辦事人也開始忙亂，一片聲喚腳夫。就有一架預先準備好的大籐椅由兩個精壯的腳夫擡了出去。孫甫眼睛望着外邊，嘴裏說：

「二姊，回頭你和老太爺同坐一八八九號，讓四妹和我同車，竹齋帶阿萱。」

姑太太點頭，眼睛也望着外邊，嘴脣翕翕地動。在那裏唸佛。竹齋含着雪茄，微微的笑着，看了孫甫一眼，似乎說「我們走罷。」恰好福生也進來了，十分爲難似的皺着眉頭：

「真不巧，有一隻蘇州班的拖船停在裏邊——」

「不要緊，我們到碼頭上去看罷！」

孫甫截斷了福生的話，就走出去了。保鏢的老關趕快也跟上，後面是杜竹齋和他的夫人，還有福生。

本來站在門口的杜竹齋的保鏢就作了最後的「殿軍」。

雲飛輪船果然泊在一條大拖船——所謂「公司船」的外邊。那隻大藤椅已經放在雲飛船頭，兩個精壯的脚夫站在旁邊。碼頭上冷靜靜地，沒有什麼閒雜人。輪船局裏的兩三個職員正在那裏高聲吆喝，轟走那些圍近來的黃包車夫和小販。蘇甫他們三位走上了那「公司船」的甲板時，吳老太爺已經由雲飛的茶房扶出來坐上藤椅子了。福生趕快跳過去，做手勢，命令那兩個脚夫攙起吳老太爺，慢慢地走到「公司船」上。於是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都上前相見。雖然路上辛苦，吳老太爺的臉色並不難看，兩圈紅暈停在他的額角。可是他不作聲，看看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只點了一下頭，便把眼睛閉上了。

這時候，和老太爺同來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也擠上那「公司船」。

「爸爸在路上好麼？」

杜姑太太——吳二小姐，拉住了四小姐，輕聲問。

「沒有什麼。只是老說頭眩。」

「趕快上汽車罷！福生，你去招呼一八八九號的新車子先開來。」

蘇甫不耐煩似的說，讓兩位小姐圍在老太爺旁邊，蘇甫和竹齋阿萱就先走到碼頭上。一八八九號的車子開到了，藤椅子也上了岸。吳老太爺也被扶進汽車裏坐定了，二小姐——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爺旁邊。本來還是閉着眼睛的吳老太爺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氣一刺激，便睜開眼來看一下，顫着聲音慢慢

地說

「美芳，是你麼？要蕙芳來！蕙芳還有阿萱！」

孫甫在後面的車子裏聽得了，略敲一下眉頭，但也不說什麼。老太爺的脾氣古怪而且執拗，孫甫和竹齋都知道。於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都進了老太爺的車子。二小姐美芳捨不得離開父親，便也擠在那裏。兩位小姐把老太爺夾在中間，阿萱坐在二小姐的對面。馬達聲音響了，一八八九號汽車開路，已經動了，忽然吳老太爺又銳聲叫了起來：

「太上感應篇！」

這是裂帛似的一聲怪叫。在這一聲叫喊中，吳老太爺的殘餘生命力似乎又復旺盛了；他的老眼閃閃地放光，額角上的淡紅色轉為深朱，雖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。

一八八九號的開車人立刻把車煞住，驚惶地回過臉來。孫甫和竹齋的車子也跟着停止。大家都怔住了。四小姐卻明白老太爺要的是什麼。她看見福生站在近旁，就喚他道：

「福生，趕快到雲飛的大餐間裏拿那部太上感應篇來！是黃綾子的書套！」

吳老太爺自從騎馬跌傷了腿，終至成為半肢瘋以來，就虔奉太上感應篇，二十餘年如一日；除了每年印贈而外，又曾恭楷手抄一部，是他坐臥不離的隨身法寶！

一會兒，福生捧着黃綾子書套的感應篇來了。吳老太爺接過來恭恭敬敬攤在膝頭，就閉了眼睛，乾凅

的嘴唇上浮出一絲放心了的微笑。

「開車」

二小姐輕聲喝，鬆了一口氣，一仰臉把後頸靠在彈簧背墊上，也忍不住微笑。這時候，汽車愈走愈快，沿着北蘇州路向東走，到了外白渡橋轉彎朝南，那三輛車便像一陣狂風，每分鐘半英里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記錄。

坐在這樣近代交通的利器上，驅馳於三百萬人口的東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，而卻捧了太上感應篇，心裏專念着文昌帝君的「萬惡淫爲首，百善孝爲先」的誥誡，這矛盾是很顯然的了。而尤其使這矛盾尖銳化的，是吳老太爺的真正虔奉太上感應篇，迥不同於上海的借善騙錢的「善棍」。可是三十年前，吳老太爺卻還是頂括括的「維新黨」。祖若父兩代侍郎，皇家的恩澤不可謂不厚，然而吳老太爺那時卻是滿腔子的「革命」思想。普遍於那時候的父與子的衝突，少年的吳老太爺也是一個主角。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習武騎馬跌傷了腿，又不幸而漸漸成爲半身不遂的毛病，更不幸而接着又賦悼亡，那麼現在吳老太爺也許不至於整天捧着太上感應篇罷然？而自從傷腿以後，吳老太爺的英年浩氣就好像是整個兒跌丟了；二十五年來，他就不會跨出他的書齋半步！二十五年來，除了太上感應篇，他就不會看過任何書報！二十五年來，他不曾經驗過書齋以外的人生！第二代的「父與子的衝突」又在他自己和蔡甫中間不可挽救

地發生。而且如果說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，又執拗，那麼，吳老太爺正亦不弱於乃翁；書齋便是他的堡寨，太上感應篇便是他的護身法寶，他堅決的拒絕了和兒子妥協，亦既有十年之久了！

雖然此時他已經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車裏，然而並不是他對兒子妥協。他早就說過，與其目擊兒子那樣的「離經叛道」的生活，倒不如死了好！他絕對不願意到上海。蘇甫向來也不堅持要老太爺來，此番因為土匪實在太囂張，而且鄰省的共產黨紅軍也有燎原之勢，讓老太爺高臥家園，委實是不妥當。這也是兒子的孝心。吳老太爺根本就不相信什麼土匪，什麼紅軍，能夠傷害他這虔奉文昌帝君的積善老子；但是坐臥都要人扶持，半步也不能動的他，有什麼辦法？他只好讓他們從他的「堡寨」裏攆出來，上了雲飛輪船，終於又上了這「子不語」的怪物——汽車。正像二十五年前是這該詛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「維新黨」，使他不得不對老侍郎的「父」屈服，現在仍是這該詛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「積善」到底，使他不得不對新式企業家的「子」妥協了！他就是那樣始終演着悲劇！

但畢竟尚有太上感應篇這護身法寶在他手上，而況四小姐蕙芳七少爺阿萱，一對金童玉女，也在他身旁，似乎雖入「魔窟」亦未必竟墮「德行」，所以吳老太爺閉目養了一會神以後，漸漸泰然怡然睜開眼睛來了。

汽車發瘋似的向前飛跑。吳老太爺向前看，天哪！幾百個亮着燈光的窗洞像幾百隻怪眼睛，高聳碧霄的摩天建築，排山倒海般的撲到吳老太爺眼前，忽地又沒有了；光禿禿的平地，拔立的路燈桿，無窮無盡地，

那種小箱子——汽車都是靜靜地一動也不動，橫在前面不遠，卻像開了一道河似的，從南到北，又從北到南，匆忙地雜亂地交流着各色各樣的车子；而夾在車子中間，又有各色各樣的男人女人，都像有鬼趕在屁股後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，不知從什麼高處射來的一道紅光，又正落在吳老太爺身上，像是浴在血水中了。

這裏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點，所謂「拋球場」東西行的車輛此時正在那裏靜候指揮交通的紅綠燈的命令。

「二姊，我還沒見過三嫂呢，我這一身鄉氣，真惹她笑痛了肚子罷。」

蕙芳輕聲說，偷眼看一下父親，又看看左右前後安坐在汽車裏的時髦女人，笑了一聲，舉出手帕來抹一下嘴脣，一股濃香直撲進吳老太爺的鼻子，似乎癢癢地怪難受。

「真怪呢！四妹，我去年到鄉下去過，也沒看見像你這一身老式的衣裙。」

「可不是，鄉下女人的裝束也是時髦得很呢，但是父親不許我——」

像一支尖針刺入吳老太爺迷惘的神經，他心跳了，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，他第一次意識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裝束，雖則尚在五月，卻因今天驟然悶熱，二小姐已經完全是夏裝；淡藍色的薄紗緊裹着她的壯健的身體，一對豐滿的乳房很顯明地突出來，袖口縮在臂彎以上，露出雪白的半隻臂膊。一種說不出的厭惡，突然塞滿了吳老太爺的心胸，他趕快轉過臉去，不提防撲進他視野的，又是一位半

裸體似的只穿着亮紗坎肩，連肌膚都看得分明的時裝少婦，高坐在一輛黃包車上，翹起了赤裸裸的一隻白腿，簡直好像是沒有穿褲子。「萬惡淫爲首！」這句話像鼓槌一般打得吳老太爺全身發抖。然而還不止此。吳老太爺眼珠一轉，又瞥見了他的寶貝阿荳卻正張大了嘴巴，出神地貪看那位半裸體的妖豔少婦呢！老太爺的心卜地一下狂跳，就像爆烈了似的再也不動，喉間是火辣辣地，好像塞進了一大把的辣椒。

此時指揮交通的燈光換了綠色，吳老太爺的車子便又向前進。衝開了各色各樣車輛的海，衝開了紅綠綠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，向前進機械的騷音，汽車的臭屁，和女人身上的香氣，zoo電管的赤光，——一切夢魘似的都市的精怪，毫無憐憫地壓到吳老太爺朽弱的心靈上，直到他只有目眩，只有耳鳴，只有頭暈，直到他的刺戟過度的神經像要爆烈似的發痛，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臟不能再跳動！呼盧呼盧的聲音從吳老太爺的喉間發出來，但是都市的騷音太大了，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荳都沒有聽到。老太爺的臉色也變了，但是在不斷的紅綠燈光的映射中，誰也不能辨別誰的臉色有什麼異樣。

汽車是旋風般向前進，已經穿過了西藏路，在平坦的靜安寺路上開足了速率，半英里一分鐘。路旁隱在綠蔭中射出一點燈光的小洋房連排似的撲過來，一眨眼就過去了。五月夜的涼風吹在衣襟上，獵獵地作響。四小姐蕙芳像是擺脫了什麼重壓似的鬆一口氣，對阿荳說：

「七弟，這可長住在上海了。究竟上海有什麼好玩，我只覺得亂烘烘地叫人頭痛。」

「住慣了就好了。近來是鄉下土匪太多，大家都搬到上海來。四妹，你看這一路的新房子，都是這兩年

內新蓋起來的，隨你蓋多少新房子，總有那麼多的人來住。」

二小姐接着說，打開她的紅色皮夾，取出一個粉撲，對着皮夾上裝就的小鏡子，便開始汽車上的化妝。「其實鄉下也還太平，謠言還沒有上海那麼多，七弟是麼？」

「太平？不見得罷！兩星期前開來了一連兵，剛到關帝廟裏駐紮好了，就向商會裏要五十個年青的女人——補洗衣服；商會說沒有，那些八太爺就自己出來動手拉。我們隔壁開水菓店的陳家嫂不是被他們拉了去麼？我們家的陸媽也是好幾天不敢出大門……」

「真作孽！我們在上海一點不知道，我們只聽說共匪要擄女人去公。」

「我在鎮上就不曾見過半個共匪，就是那一連兵，叫人頭痛！」

「嚇，七弟，你真糊塗！等到你也看見，那還得了！竹齋說，現在的共匪真利害，九流三教裏，到處全有，防不勝防，直到像雷一樣打到你眼前，你才覺到。」

這麼說着，二小姐就輕輕吁一聲。四小姐也覺毛骨聳然，只有不很懂事的阿苴依然張大了嘴胡胡地笑。他聽得二小姐把共匪說成了神出鬼沒似的，便覺得非常有趣；「會像雷一樣的打到你眼前來麼？莫不是有了妖術罷！」他在肚子裏自問自答。這位七少爺今年雖已十九歲，雖然長的極漂亮，卻因為一向就做吳老太爺的「金童」，很有幾分傻。

此時車上的喇叭突然鳴鳴地叫了兩聲，車子向左轉，駛入一條靜蕩蕩的濃蔭夾道的橫馬路，燈光從

樹葉的密層中灑下來，斑斑駁駁地落在二小姐她們身上。車子也走得慢了。二小姐趕快把化妝皮夾收拾好，轉臉看着老太爺輕聲說：

「爸爸，快到了。」

「爸爸睡着了。」

「七弟，你喊得那麼響！二姊，爸爸閉了眼睛養神的時候，誰也不敢驚動他！」

但是汽車上的喇叭又是嗚嗚地連叫三聲，最後一聲拖了個長尾巴。這是暗號。前面一大洋房的兩扇烏油大鐵門霍地邊開，汽車就輕輕地駛進門去。阿萱猛的從坐位上站起來，看見蔣甫和竹齋的汽車也銜接着進來，又看見鐵門兩旁站着四五個當差，其中有武裝的巡捕，接着，砰——的一聲，鐵門就關上了。此時汽車在花園裏的柏油路上走，發出細微的絲絲——的聲音。黑森森的樹木夾在柏油路兩旁，三三兩兩的電燈在樹蔭間閃耀。驀地車又轉灣，眼前一片雪亮，耀的人眼花。五開間三層樓的一座大洋房在前面了，從屋子裏散射出來的無線電播音臺的音樂在空中迴翔，咕——的一聲，汽車停下。

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在汽車旁邊叫：

「太太！老太爺和老爺他們都來了！」

從暈眩的突擊中方始清醒過來的吳老太爺，驚似的睜開了眼睛。但是緊抓住了這位老太爺的覺醒意識的第一刹那卻不是別的，而是剛才停車在「拋球場」時七少爺阿萱貪婪地看着那位半裸體似

的妖豔少婦的那種邪魔的眼光，以及四小姐蕙芳說的那一句「鄉下女人裝束也時髦得很呢，但是父親不許我——」的聲浪。

剛一到上海這「魔窟」，吳老太爺的「金童玉女」就變了！

立刻無線電音樂停止了，一陣女人的笑聲從那五開間洋房裏送出來，接着是高跟皮鞋錯落地閣閣地響，兩三個人形跳着過來，內中有一位粉紅色衣服長身玉立的少姑，裹着細腰搶到吳老太爺的汽車邊，一手拉開了車門，嬌聲笑着說：

「爸爸，辛苦了！二姊，這是四妹和七弟麼？」

同時就有一股異常濃郁使人窒息的甜香，撲頭壓住了吳老太爺。而在這香霧中，吳老太爺看見一團蓬蓬鬆鬆的頭髮亂紛紛地披在白中帶青的圓臉上，一對發光的滴溜溜轉動的黑眼睛，下面是紅得可怕的兩片噙開的嘴唇。驀地這披髮頭扭了一扭，又響出銀鈴似的聲音：

「黎甫！你們先進去。我和二姊扶老太爺！四妹，你先下來！」

吳老太爺集中全身最後的生命力搖一下頭。可是誰也沒有理他。四小姐擦着那披髮頭下去了，二小姐挽住老太爺的左臂，阿香也從旁幫一手，老太爺身不由主的便到了披髮頭的旁邊了，就有一條滑膩的臂膊纏住了老太爺的腰部，又是一串體笑，又是兜頭撲面的香氣。吳老太爺的心只是發抖，太上感應篇緊